

从郑海泉君荣昇汇丰大班说起

关品方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最近汇丰高层变动，最为瞩目的还是郑海泉出任香港汇丰的主席。郑氏草根阶层出身，大学时代更一度被当时港英殖民地政府的政治部列为危险人物之一，认为他极端激进，须对之严加监控。然而，三十多年后，这个当年「左倾」的年轻人成为当前炙手可热的、全港首屈一指的银行大班。

这无疑是香港特有的历史现象，甚至可说是一个奇蹟。郑氏的擢升，九七回归和中国掘起固然是两大主因，更关乎个人命运、性格、才能、际遇和机缘。历史的必然和个别的偶然，交织写下香港传奇的又一章。笔者在此衷心地恭贺郑氏事业更上层楼。

回首当年，正值所谓「火红的年代」，不少青年学生受席卷全球的反越战运动影响，更由于国内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在七十年代的香港，衍生出反殖的浪潮，对建制作出批判的反思。从「极左」的不断革命论及无政府主义到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吸引大批年青人、特别是大专学生投身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集会结社、游学办报，不一而足，进而为了寻找民族文化的根源而提出「认识祖国、关心社会」的行动纲领，前后凡十年。不少现时已五十出头的当年的大学生或多或少都参加过这段「学潮」，有共同的集体记忆。现在回顾起来，这段历史反映了一个时代递嬗脉搏的跃动，象征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启蒙。独立是精神。自由是思想。澎湃的热情鼓动年轻的雄心。

历史的发展就是如此吊诡。有这样一种说法：三十岁以前不嚮往共产主义的人不足观。三十岁以后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不足畏。不管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所指为何，对年青人的追求和热忱，社会人士（特别是执政者或当权者）应採包容、谅解及团结的态度，予以引导、开解和启迪，并使之纳入正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反思当政的容或不足之处。这是人类世代兴替的代谢精髓，也是当代开明政治的人本要求。时代的洪流不断向前。世界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永远是属于年青一代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港英政府一方面虽然煞有介事地列出他们认为要警惕的年青一代「危险人物」，另一方面仍清醒地理解到，他们本质上是社会的改革先行者，由于社会历练及人生经验不足，对时代发展的趋势有超前赶进的思维，当时或不为世用，但如因势利导，今天反政府、反建制的年青人，明天可以成为社会的栋梁、国家的领袖。此所以古人有所谓「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感慨。对年青人的「偏激」言论和行为，宜

从郑海泉君荣昇汇丰大班说起

把眼界放长远一点，对他们耐心一点、爱护一点、容忍一点，不可一棍子打死，或过早地断定对错，以至扼杀了社会上新兴的、有可能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前瞻力量。

这类七十年代的香港年青人，除了现在已脍炙人口的郑海泉之外，还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士，或者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或者在工商界业有所成，甚至有些在政经界已有相当位绩。不问他们当时「激进」的或多或少，他们都曾被学潮冲击过，接受过时代洪流的洗礼。梁锦松是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陈毓祥魂断钓鱼台，令人扼腕。还有一大串，各有不凡际遇。从六七年到七六年，前后十个年头，笔者少说也可列出近百个对时代有期盼的、有理想的、鲜活的当年「战友」。他们大都各有历练，多年来各奔前程。不少散处世界各地，也有不少多年后又重聚香江。他们相互组合及彼此之间都有过刻骨铭心的交往，或曾彻夜不眠雄辩滔滔，或曾联袂出游踏遍祖国大地以至欧美亚非拉。

笔者曾于七二年与郑海泉代表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出席在印度孟买召开的第二届亚洲学生协会周年大会。我们首先乘飞机辗转经仰光抵加尔各答。由于自筹经费不足，坐最便宜的慢速硬座长途火车，经四十四小时的旅程，停数十个站头绕道新德里去孟买。时值印度与巴基斯坦刚打完一场浴血战争，途中满目疮痍，而人民颠沛流离，困顿无依、哀鸿遍野。郑海泉走路时较常人略为吃力，长途跋涉中其坚毅的一面至今仍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笔者缅怀当年情，一路上是期盼旖旎初鼓，定天下安民心，祈当政者以万物苍生及黎民百姓为念，愿士兵都能解甲归田，言笑晏如。大地美好，我们年轻，应毋负风华正茂、结伴同游、为天下忧、嫉恶如仇的好时年。今番回思前事，壮怀不减，无怨无悔，至今仍激盪著笔者以人民赤子之心为心的良好愿望与及对祖国繁荣富强未来的浪漫憧憬。